

开天窗

雨来扰

法网一次又一次被雨水打断

年复一年，红土场上的比赛一次又一次被雨水打断，昨天，雨水引发的各种状况再次出现在法网赛场。

因为大雨，昨天原定在北京时间下午5时(巴黎时间11时)开始的比赛被迫推迟两个半小时举行。第一组出场的是法国本土球员巴托丽对阵沃尔索瓦。强势拿下第一盘，第二盘刚开始，大雨再次来袭，比赛又延期。浑身湿漉漉躲进场边长廊，已进入状态的法国人的脸上很是无奈。

直到傍晚时分，原定第二组上场的德约科维奇比赛才刚刚开始，而此刻，在中国已近深夜。对于苦苦等待小德的中国球迷而言，这又是一个不眠夜。德约科维奇赛后抱怨：“为了这场比赛，我热身了五六次……说实话，我现在认为，罗兰·加洛斯最缺的就是一个顶棚。”中国金花彭帅是另一个巴黎雨水的受害者。早早到达赛场，无所事事地等待小半天后，赛事组委会宣布当天所有赛场最后一场比赛都延期至第二天。而彭帅因此白跑了一回。和彭帅同样命运的还有女单前世界第一阿扎伦卡。

法网的雨水问题，早已经是老大难。几乎每一年都会有那么几天被雨水困扰，瑞士球王费德勒就曾多次建议：“我们急需一个屋顶，如果可能，最好明天就投入使用。为了补赛而疲于奔命，这对每个运动员的发挥状态都不好。”但不知念旧还是守旧，法网一直没有安装顶棚，并且近期也没有这个打算，组委会给出的答复是：“顶棚的事情正在考虑和进行中，我们能做的只是祈祷雨水不要在最后几天的决赛日中来搅局。”

显然，在温网和澳网的主赛场都已拥有可伸缩式顶棚之后，法网正在承受压力。三年前，一直被称为“雨水大满贯”的温布尔登终于抛弃百年传统，给中央球场安上了顶棚。尽管这个价值8000万英镑的屋顶在温网期间闭拢过的次数屈指可数。

对于法网而言，要是年复一年都让球员为雨水烦恼，为比赛时间更改做无用功的话，那也就怪不得一个又一个大牌球员将法网选作四大满贯“最不受喜爱”的那一个了。

特派记者 厉苒苒（本报巴黎今日电）



■ 法网工作人员在打扫球场上的雨水

图 CFP

红土有印记

法网没鹰眼

界内还是界外令人头疼

界内还是界外?这是个让人头疼的问题。法网开赛三天来，已经有不少球员因为球是否出界的问题与裁判产生辩论——四大满贯网球赛，唯独法网没有鹰眼。

为何不装鹰眼？组委会给出的解释永远是红土地可以清晰地留下球印。因此，如果对落点有任何异议，球员可以凑近看。但事实就是，一次次让主裁判从高高的裁判椅上下下来审视地面，实在不太靠谱。

中国一姐李娜在前天的比赛中就曾遭遇判罚争议。当时，主裁判不顾司线作出的出界判罚，执意认为球没有出界。最终李娜虽然得到一分，但是理由却不是因为球在界内，而是主裁判认为对手叫声干扰李娜，这样的裁决让她啼笑皆非。

乌克兰选手斯塔霍夫斯基在与7号种子加斯奎特的比赛中，乌克兰人的一记回球被判出界。在争辩无效之下，正在气头上的乌克兰人停止比赛，走到座位边拿出手机，然后到有争议的落点处拍打球印。他表示会将照片提交赛事监督：“我预计这样会遭到罚款处理，但我希望这能提醒他们警觉。球印有时也没真理！”

其实早在2006年，美图就率先启用鹰眼技术，此后一年，澳网和温网也相继开始使用。唯独傲慢的法国人，始终坚持传统。相对高科技的鹰眼技术，“印记判别法”无疑显得原始而落后。更何况，人眼检查印记这种行为本身就存在很大误差。

特派记者 厉苒苒（本报巴黎今日电）



■ 五彩的雨伞，让法网又多了一道色彩 图 CFP

记者手记

巴黎的雨水

巴黎的雨，如影随形。一夜间，一场滂沱雨后，巴黎再次由初夏回到料峭寒春。

坐上通往罗兰·加洛斯的10号地铁，轻易就能辨识出哪些人将会与我同行，那些带着长柄伞的，多半罗兰·加洛斯就是他们的终点。果然，出了地铁站，带着“罗兰·加洛斯”印记的伞花便一路绽放，沿着d'Auteuil大街连成一片。

细雨濛濛中，红土被绿色毡布取代，看台上、通道里则同时升起千万朵伞花，红的热烈，绿的葱茏。红与绿，呈现出的是另一番韵味——这是法网的颜色，专属红土的滋味。

巴黎的雨，来得快去得也快。球场的一半还在飘着零星雨花，远方，却已能窥见太阳冲破云层。灿烂不过片刻光景，一片乌云又带来大雨倾盆。一切回到原点。罗兰·加洛斯的天空宛若调皮的孩子，一张脸孔在骄阳与大雨间随性切换。球迷倒也不恼，和着云雨的节奏，一会儿纷纷撑开雨伞，一下又整齐收拢得无影无踪，反反复复，不亦乐乎。

法国人不如英国人那样亲近雨伞，但法兰西的浪漫元素却少不了它。当年，因为情人的一把中国式大伞，杜拉斯勾起了半个多世纪前的回忆，随后创作出了《情人》。也或许，因为这份法式的雨中浪漫情怀，才让法网组织者在雨水问题上，如此纠结固执。

想来，在他们心中因为雨水而折腾的比赛，才是法网的味道。而那些不惧雨水，执着等待的人们，才是法网的朋友。

厉苒苒

收视指南

央视五套今天22时30分将转播法网第二轮比赛实况。

上视五星体育频道今天19时45分将转播中超补赛广州恒大与贵州茅台比赛实况，明晨3时将转播国际足球友谊赛英格兰与爱尔兰比赛实况。

劲爆体育明晨2时30分将转播国际足球友谊赛德国与厄瓜多尔比赛实况。

一把竹刀，一段故事。昨天，第三届上海市剑道冠军赛在华东师范大学体育馆举行。体育馆内，150多名剑客舞剑相向，场面热烈。走出上海，走出中国，走向世界。起步中的上海剑道运动正在演绎着自己的梦想。



■ 剑客在上场前穿上剑道服 本报记者 周国强 摄

一把竹刀 一个梦想

上海参加剑道运动的人越来越多

裁判梦

顾樟培养费是上海数一数二的剑道高手，昨天他一身西装，系着一根红色领带，在场边当起了裁判员。“放弃比赛很可惜，看着场内的选手，我的手也很痒。”

15年前，顾樟刚开始接触剑道时，上海只有3个人在学习这项运动。现在，剑道项目如雨后春笋，各地开花，发展迅速。目前，全国约有5万名“剑客”，上海占了4成。

顾樟悟性高，作为主力成员，他带领几名“剑客”，只用短短几年就拿到了亚洲剑道赛团体赛第3名。顾樟的剑道水平逐年提高，他发现这项运动是一种文化，裁判则是剑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“剑道虽然起源于中国，但现在日韩主导这项运动。”如今，60%以上的世界大赛赛场主裁判都来自日韩，中国一个主裁判也没有，像昨天比赛的主裁判就是从国外专程请来。顾樟平时爱好很多，但为了中国人能在赛场上有自己的剑道主裁

判，他放弃了很多业余生活和比赛机会，专心学习裁判业务，参加各种考试。“当第一个剑道主裁判”，帮助中国剑道界与世界接轨，顾樟正在接近自己的梦想。

冠军梦

“你是谁？”“我是常山曲洪阳。”赛场上，朋友们这样和小曲开玩笑。昨天的比赛，设置男、女个人组，男、女团体4个组别。小曲去年获得上海剑道新秀赛的冠军。“剑道运动融入很多做人的道理，互相关爱，一起合作也是剑道的内涵。”所以，小曲这一次报名时，坚定地选择和同伴搭档参加团体赛。

曲洪阳今年26岁，在西子湖畔长大，后来到上海工作。“小时候，我就喜欢和伙伴们拿着小竹竿在西湖旁玩耍。没想到，后来真的有机会接触剑道运动，成了一个‘剑客’。”

小曲和剑有缘，从小就喜欢收藏各个朝代的宝剑。“但收藏古董太昂贵，大部分时间，我还是在网络论坛上学习、梳理与剑有关的知识。”



■ 剑道运动可以提高剑客的灵敏度和判断力 本报记者 周国强 摄

2008年，小曲开始练习剑道。4年就拿到新秀赛冠军。“中国最好成绩是亚洲团体第三。我有一个梦想，希望中国剑客能在世界大赛上扬眉吐气。不管是一个人还是团体冠军，我会为之努力。”

健康梦

一身蓝色剑道服，手持木剑，郭蓓梦的汗水还滴滴答答顺着脸颊往下流，小郭高兴地跑进休息室，“我得了第一名！”她给朋友报喜。

小郭学习服装设计，大学三年级才开始练剑，起步较晚。不过，练习剑道3年，她和小姐妹已经获得

了亚洲剑道赛的前8名。

“现在，媒体经常报道，大学生的身体素质差，和缺乏锻炼有很大关系。”谈起剑道的好处，小郭滔滔不绝，“剑道运动量不小，而且可以提高一个人的灵敏度和判断力。现在白颈颈椎不好，练剑道也有帮助。”

小丁所在的剑道馆，氛围融洽。身边志同道合的剑道爱好者时常到社区义务讲课，普及剑道知识。小郭说自己最大的梦想是大学里能推广剑道运动。“到时候，我想去学校义务当教练。”

本报记者 钟喆